

CODA 吳伯楨

作者簡介

母校唐院民34級礦冶業，現任行政院科技顧問組執行秘書。為交大同學會中堅頂尖人士之一，擔任六年常務理事後，又被眾望推選為常務監事，能者多勞，公私兩忙之人。

看小說或文藝電影，常在結尾另加一段EPILOGVE（源自法文），中文有的解為“結語”，有的稱之為“後記”，把一段情節完美的故事，落幕後再作附註式的交代，以供關心人士的“釋懷”，通常是另加一小段，避免破壞故事本身的氣氛。這種結構在作曲上，則稱為CODA（源自義大利文），有“尾聲”的涵意，大家熟悉的貝多芬小提琴協奏曲，最後一段CODA非常動人心弦，本文就是敘述一

段不久前我在“友聲”的敘事什文“一張照片，多少往事”，發表後的“尾聲”以饒關心的學長。在“往事”中，我追述當年一段劉建元花園竊香奪美的豔遇，其後倆人成爲一對佳偶，來台生兒育女，繼而展業“金山”，爲三藩市有名的“交大之家”，羨煞幾許光棍，故此我乃將其寄來舊照片上當年英姿勃發的人物加以介紹，以說明此一“歷史證言”，又故事中最爲“羅曼蒂克”的男女主角，照片上未有露



不適，呼吸困難，即由救護車送入醫院，經醫生積極急救，延至十夜十一時半，與世長辭，享年六十七歲。臨終時，建元及子爾建、七爾明、爾冠、爾華、兒明倫、妹明玉等，均陪侍在側，踴躍巨哀，傷心蜀極！建元與明慧結婚三十九年，恩愛夫妻，一旦永訣，更覺斯腸寸斷矣！五月卅一日晚七時，在長青殯儀館舉行家奠及公祭，承祭各方親友前來弔唁及瞻仰遺容者三百餘人，諸張士樹神父之村舍教儀式，簡快仲同堂宣讀行狀。禮堂佈飾各方致送之花圈，氣氛肅穆，極爲榮哀。翌日（六月一日）下午十二時半，遠禮在殯儀館入殮後，移送海星天主教堂舉行聖棺殯撤，禮畢安葬於Olivet Memorial Park Cemetery。親友親臨弔唁加葬禮者甚衆，在神父禱告及眾屬親友哀悼聲中，遺體落土安葬，明慧突書從此長眠於青山綠草比矣，嗚呼痛哉！

自明慧得病，建元懼於其病症之嚴重性，除親視傷藥，晨昏陪伴，悉心照料外，諸事皆體貼其意不行，亦如所葬之墓地為其生前親自擇購者，所用之鋼棺亦其生前有過喜愛者，建元自恨無力挽救其生命，惟有生前照料及身後殯葬諸事，盡心盡力，盡情盡禮，以彌補遺憾於萬一而已。明慧生前熱愛親友，而親友亦皆之愛護備至，病中殷切存問，死後哀痛不啻，雲天高誼，當使明慧含笑於九泉之下也！

面，將請劉兄把近照見示，俾成“完整的記錄”。“多”文刊出不久，劉嫂果將“儷影”寄來，可惜我一時疏懶未能即時在友聲補登，而今劉嫂已辭世長歸，不能親睹我的“大團圓”！他們這段美好姻緣既已落幕，我只好補唱幾句哀歌，加上建元兄喪妻血淚交泣的輓文，作為“尾聲”，但願劉嫂天上有知，聽到我們思念他的 CODA！

劉兄伉儷在 1986 年底，借遊中南美，並寄來船上照片一張，精神奕奕（見照片），今年三月中，不幸宿疾復發，但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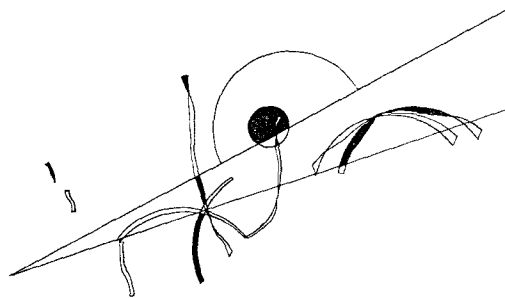
們兩位愛情克服病情，仍出入成雙，照顧溫馨家園到最後一刻，勇氣可佩，五月廿六日辭世前，她的日記上的一段禱文，可歌可泣，我以友人身份，尚為其真情淪淚，更何況建元兄？

人生苦短，命長的也不過八九十歲，命短的就別提了，但正如莎翁所言，生命如文章，不在乎長短，視內涵如何耳。往事如烟不可復得，但求盡其在我，不虛此行，情義兩盡，則弦歌雖斷，不過是人生大合唱的一個休止符，何足懼哉！

友訊

殷學長海外獲殊榮

殷之浩先生於 1987 年 5 月 27 日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當選為世界不動產聯合會之 1988 至 1989 年世界總會長，殷學長獲此殊榮，交大人共感榮焉。



曹學長考察商務訪舊唔友

唐院礦冶系民 34 級旅居印尼雅加達之僑領曹詩俊學長，六月初因考察商務來到台北，曹學長在台知交稔友頗多，歡聚一堂，欣愉非常。

曹學長子女均有所成，分旅世界各地，曹兄來往美國、澳洲、新加坡輪流探親，兼遊名勝，并促銷業務，一舉數得。

